

网络文学自诞生起就非常好地契合了网友的阅读需求,其发展必然会因传播方式、主流用户群体、商业模式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网络文学在历经的一次次转变中已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下新中国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开始接触网文是在2002年。2005年写书,2006年入行做编辑,转眼已过去15年。期间我辗转6家网站,在传统原创网站、门户读书频道、移动阅读平台、免费阅读平台都有过历练,虽没能在哪一家有所成就,却也幸运地经历了网络文学事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见证了中国网络文学从最初的“小众文学”逐渐形成燎原之势。20多年来,数以千万的作者辛勤创作,作品受众覆盖超几亿,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纸质图书、有声作品、动漫、影视剧、游戏等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网民。网络作家也因此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坛不可忽视的新势力。作为一名普通的从业者,我也感到与有荣焉。

记忆中,2006年的网络文学还是老牌原创文学网站的天下。当时各家网站虽营收规模不大,却也已具风起云涌之态。率先成功推出VIP付费商业模式的是起点中文网,凭借盛大集团的充值渠道优势以及诸多优质的作品,它快速拉开了同其他网站的距离,成为了行业的领跑者。

这年春天,“幻剑书盟”被“Tom在线”收购,迎来了短暂的第二春。同年11月,我成为了幻剑书盟编辑部的一员,后来亲眼目睹了它由盛而衰的一步历程。如今,这家曾经推出过《诛仙》《新宋》《和空姐同居的日子》等影响较大的畅销书的老牌文学网站,早已退出时代舞台,消失在了读者视线里。2006年,逐浪网也归入了大众书局旗下。虽然资方换了好几次,却一直活跃在网络文学行业的前沿,其管理层人才转战他处后也是成绩斐然,像红薯中文网、有乐中文网以及酷匠网等,掌舵的都是原逐浪网高管。而要说这一年网文界最轰动的事件,还得是“中文在线”创建“17K小说网”了。那一年,从起点出走的编辑团队带着如日中天的血红、云天天空等顶级“大神”作者集体跳槽,一时间行业震动。

今天再回首我们会发现,一直到2010年中国移动阅读基地(咪咕前身)正式收费运营之前,可以说中国网络文学的成长虽然迅猛,但无论其整体市场规模还是影响力,其实也都还不大,除起点中文网一路高歌外,其他文学网站的日子过得并不太滋润。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网络文学作家们却并不拘泥于套路,所创作作品中新类型和新风向层出不穷,大量现在耳熟能详的经典网文作品在此时诞生。如《诛仙》《回到明朝当王爷》《和空姐同居的日子》《悟空传》《斗罗大陆》《缥缈之旅》《步步惊心》《大江东去》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但在当年引领了网文阅读风潮,其中不少作品后来还被搬上影视屏幕,也都成绩亮眼。

与原创文学网站诞生、发展同时,在网络世界更大的舞台上,门户网站自2002年起相继开辟了读书频道,以“新浪读书”为首的门户读书频道起初并没有引起网络文学界的太多关注,后来却走出了一条不一般的道路。

与起点、幻剑书盟、17K、逐浪等原创文学网站不同,门户网站用户大多都是来看新闻的。他们对玄幻、奇幻等幻想文学接受程度并不高,而更喜欢阅读偏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因此大量描写都市生活、职场、婚恋、历史、



言情的网文作品被催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创文学网站没有这类型的作品,而是门户网站的读书频道更注重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且相比之下,其同类作品的内容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加注重作品的故事性。

基于这样的用户群和内容基因,门户网站培育出来的网络文学作品与正式出版的图书在内容取向上更加接近,这些作品在纸质图书的出版和影视剧的改编上也有着更多的优势。以新浪读书频道为例,倚仗其媒体平台和阅读平台的双重优势,从2004年开始,新浪举办了近10届原创文学大赛,莫言、金庸、余光中、贾平凹、余华、张抗抗、刘震云、海岩、王海鸰、白桦等国内知名作家、评论家等先后担任过大赛评委。《雪豹》的编剧景旭枫凭借《青芒之越狱》《天眼》两部作品连续两届获大赛金奖;《驻京办主任》的作者王晓方凭作品《心灵庄园》获得过优秀长篇小说奖;大赛还诞生了首部获得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的网络文学作品《遍地狼烟》,这部作品后来也先后被搬上了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

当时在新浪读书频道主办的原创文学大赛上,只要是获奖作品,无论几等奖,80%以上都能出版纸质图书;而在网站连载的签约作品,只要跻身畅销榜前列,50%以上也都能出版纸书,这是其他原创文学网站很难做到的。当年,《天眼》《草样年华》《遍地狼烟》《藏地密码》等畅销书在出版前都曾在新浪读书连载,不少后来的知名作家,如景旭枫、王晓方、六六、孙睿、今何在、何马、王强、孔二狗、人海中、桩桩、月斜影清等,彼时也都曾在“新浪读书”留下过各自浓墨重彩的一笔。网络文学在门户读书频道培育出了另一片姹紫嫣红的大花园。读者群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网络文学创作内容和

方向的不同,形成了早期网络文学作品的两大阵营,但遗憾的是,由于对频道内容的监管不力,门户网站的网络文学阵地在2014年后开始逐渐走向衰退,最终退出了网络文学的中心舞台。

从网络文学诞生到2010年这一时期,不论是起点、幻剑等原创文学网站,还是以新浪读书为代表的门户读书频道,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是在电脑屏幕前完成的,可以说,这是网络文学的PC时代。而2010年中国移动阅读基地正式收费运营后,网络文学作家们开始将在电脑上的创作搬到手机上。借助移动的渠道和用户优势,网络文学作品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网站和作者们开始尝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口蛋糕。

阅读屏幕的变化以及用户几何倍数的增加也给网络文学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创作更需兼顾手机小屏幕阅读的特性。新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更简洁的文字、更简短的段落、更快的节奏、更简明的描写、与更直接的对白等,使许多更适合手机阅读的作品大受欢迎。传播方式和读者群体的变化给网络文学创作带来了第一次冲击。但这种影响在当时还不太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文学创作开始大踏步地从大屏幕向小屏幕迈进,一批专注于移动互联网网络文学创作的平台也因之兴起,而塔读文学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彼时,中国移动阅读基地、掌阅iReader等公司都还是单纯的移动阅读平台,它们把各内容生产方提供的内容聚合到自己的平台,而自己并不生产内容;但塔读文学从2010年成立之初,就把对自有内容的培育放在了首位。塔读将网络文学的生产模式从电脑端“平移”到了手机端,开始培育大批更适合手机阅读的网络文学作品,妖夜、青狐

妖、心在流浪等知名“大神”都在此时声名鹊起。

如果把塔读文学看作先锋,那么2015年掌阅、书旗(阿里文学)这些移动阅读头部平台向内容生产领域的大举进军,则可视作网络文学创作在内容特性上已完成从电脑端到手机端转移的标志。无论是带着移动互联网基因的新入局者,还是起点、17K等传统原创网络文学网站,都开始逐步实现了经营重心的转移。

同样是在2015年,网络文学10多年的内容积累迎来了一次集中的爆发。由网络文学IP改编的影视、游戏等大获成功。《琅琊榜》《花千骨》成为当年影视剧的“超级爆款”,厚积薄发的原创网络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成为最大赢家。2014年底,在全国院线上映的影片《匆匆那年》票房破5亿,一年后上映的《寻龙诀》票房已高达16.82亿。整个行业都看到了网络文学除线上阅读外的更大的价值所在,而IP热潮的到来也给网络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又一次变化,大批作者在创作之初就开始更加注重作品IP改编的可能性。

多渠道、多版权的变现,似乎让各种题材和特性的作品都能找到合适的收益方式了。“让合适的作者创作其擅长的故事”——从最初的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以掌阅文学的“白金作家”月关为例,仅2017年,他就有13部作品涉及“影视化”。而专注培养内容生态、在移动阅读时代早期并不拔尖的晋江文学城,一时也跃升为网络文学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女频”影视IP输出方。

一边是更加快节奏、直白、简洁的“通俗性”,一边是更注重人物、情节、情感的“文学性”,看似不相同的两个创作方向,在网络文学作品身上出现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就这么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其中有市场因素、有主管部门的扶持引导、也有网络文学网站自身在内容生产方面的规划和规范作用,同时,读



者审美品位的提高反过来也对作者和作品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2015年到2019年,网络文学的内容生产日益健康有序,作品品类日渐丰富,内容风格更加个性化,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网文作品。阅文集团、掌阅文学、纵横文学等行业头部公司发展迅速,大批在内容生产方面各具特色的网络文学网站也同时诞生。他们的规模或大或小,但都对网络文学的多样性贡献了一己之力。幻想题材虽然还占据着相对较大的市场份额,但现实题材创作“整体性崛起”,涌现出《大国重工》《浩荡》《观音泥》《老妈有喜》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更可喜的是,这些作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其思想性、艺术性等也都得到了普遍认可。

2019年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现象,即免费阅读模式(免费阅读+广告)的崛起。短短一年多时间,以七猫小说、米读小说、番茄小说为代表的免费阅读APP发展迅猛。在起点中文网建立VIP付费制度的16年后,网络文学作品的免费阅读再次进入行业视野——早在VIP付费制度出现之前,通过广告变现就曾是网络文学网站的营利模式之一。如今,互联网广告的变现模式已非常成熟,免费阅读促进了网文阅读用户规模的极大拓展。继手机阅读、IP热潮之后,免费阅读模式可能将会形成网络文学第三次发展的契机。付费和免费两种模式也可能会长期共存,成为推动网络文学行业向前发展的两股动力。

阅读模式的变化和传播渠道、主流读者群体的变化一样,必然会对网络文学的内容产生反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免费阅读也会给网络作者的创作带来新的挑战与新的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22岁的中国网络文学现下已日趋成熟,正待扬帆开始新的航程,未来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喜爱网络文学的朋友加入进来,与我们携手前行。

「同人」写作探源

□郑熙青

“同人”在字典中的意思是志同道合的人、同事。这个词最早来自日语,在五四时期就已进入汉语。但在当代网络的同人社群内部,这个词指的则是一种特定的“二次”写作。即一部现有的文学或影视作品的爱好者,用原作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和基本世界观设定等,重新创作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故事。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就有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以非正规的形式出版刊物的传统。这种非正式出版物就被称作“同人志”。但这种出版物中的写作并不一定是二次创作,也可能只是普通的非商业出版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日本的动画、漫画及相关的同人写作进入中文领域,这个词汇的含义便渐渐固定到了现在的这个意义上。

从最宽泛的含义上讲,同人写作是一种建立在互文基础上的写作行为。也就是说,同人作品从之前的故事文本里来,与原作文本有明显的联系和相似之处,同时又有“不同”,这种在“同”与“不同”之间产生的特殊魅力和意义,就成为了吸引读者将故事继续读下去的动力。

当今的网络同人写作有很多种不同形式,写作欲念的触发点也多种多样。同人作品可以拓宽原作品中的时间线,描述原作中人物在原作情节之前或之后的经历;也可以摘取原作中一个没有详述的细节进行详细的断片式写作,补充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动机;还能关

注原作品中没有受到重视的配角,想象他/她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甚至还可以颠倒或扭曲原作中的道德和价值观系统,以原作中的反派人物视角重写故事;同人小说同样还可以将作者喜爱的人物从原作背景中抽离出来,放置于全新的环境和世界观中开始全新的故事;当然,同人写作中还会出现将作者本人或其熟悉的环境代入的情况。

“同人”这个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大众媒体上大概才是近几年的事,但其作为一种亚文化社群的写作形式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以英文的同人写作为例,即使从最狭义、最严格的定义上来看,也可以溯源至20世纪60年代由《星际迷航》的粉丝圈开启的历史;而中国当代网络上流行的粉丝社群文化和同人写作也已有20余年。至今有据可查的是,国内网络上出现的同人文圈可追溯至1998年桑桑学院网站的开办。如果进一步放宽定义,对同人小说发展之时间线的确定还可以不断向前探寻。如果我们不把同人写作限定在当代的同人社群内部的话,那么现代文学里出现的大量名家名作,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历史剧等也可以视作“同人”。而如果只把互文性作为同人的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在“前现代”写作尤其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和表演里向前探源的话,那么甚至连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的戏剧都可以看作是“同人”。当代网络上的同人写作和这些比“同人”词汇出现更早的写作有着相

似的创作方式,然而,它们各自诞生的语境与传播领域却并不相同。

同人中的“真人”同人属于同人写作中较为小众和边缘的一个分支,也是现今一种较常规的写作方式。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戴耶认为,名人在媒体镜头前的曝光,包括舞台表演、影视出境和采访中呈现出来的形象等,本身就是一种“文本”,而不等同于名人本人。这符合真人同人作品的创作原理和粉丝的创作心态,即真人同人作品里的人物和实际生活中的名人并不必有很大关系,这些作品只是基于明星呈现出的公众形象上的创作。粉丝根据自己看到的舞台或影视剧演出、新闻、采访及各色小道消息,构建起一个关于该明星的形象想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思自己的故事。因为粉丝用来构思故事的是名人的公众形象和自己的推断解读,其中必然包含着相当大的选择性和主观性。粉丝们创作的与其说是名人故事,不如说是对这些名人表演出来的“人设”及粉丝自己添加补充的想象。

当下网络上的同人写作社群,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的一个特殊的小圈子。因为介入同人作品的欣赏、讨论和创作,通常需要对原作细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所以社群的进入壁垒较高,其内部的创作突破壁垒“出圈”的也很少见。与此同时,同人圈内部的人士也会顾忌外界的审视眼光进行自我防御,因此这

一社群通常较为封闭,虽然成员也在公共网络平台上活动,但通常却并不会主动引人注目。这样的自保心态的产生有一部分是因为同人写作的争议性。如果对有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同人作品创作,有一定风险会引发版权方的追责;而真人同人作品则有可能会令写作中提到的名人不快,引发侵犯名誉权的问题等。但在多年的实践中,同人写作目前已得到了不少版权方或名人的容忍,这也因为,有时同人写作也可变成一种可以利用的推广方式,藉此在同人社群中推广原作。因此,只要同人作品不被用来营利,版权方通常不再追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护同人创作者的权利,非营利组织“二次创作协会”成立,并于2008年开创了名为“我们自己的档案馆”(Archive of Our Own)的同人档案网站,简称AO3。该网站的命名是受了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名篇《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的启发,强调自由阅读和写作的意义。对于同人社群来说,一向奉行的是类似礼品经济式的创作和交流方式,倡导交流、共享和非营利,这使得同人写作成为网络上并不多见的因“爱”而生、以“爱”维系的创作社群,在高度商品化的时代,这个特殊社群也成了许多人获得情感抚慰和欢乐的源泉,而同人创作也承载起了自身独特的社会意义。